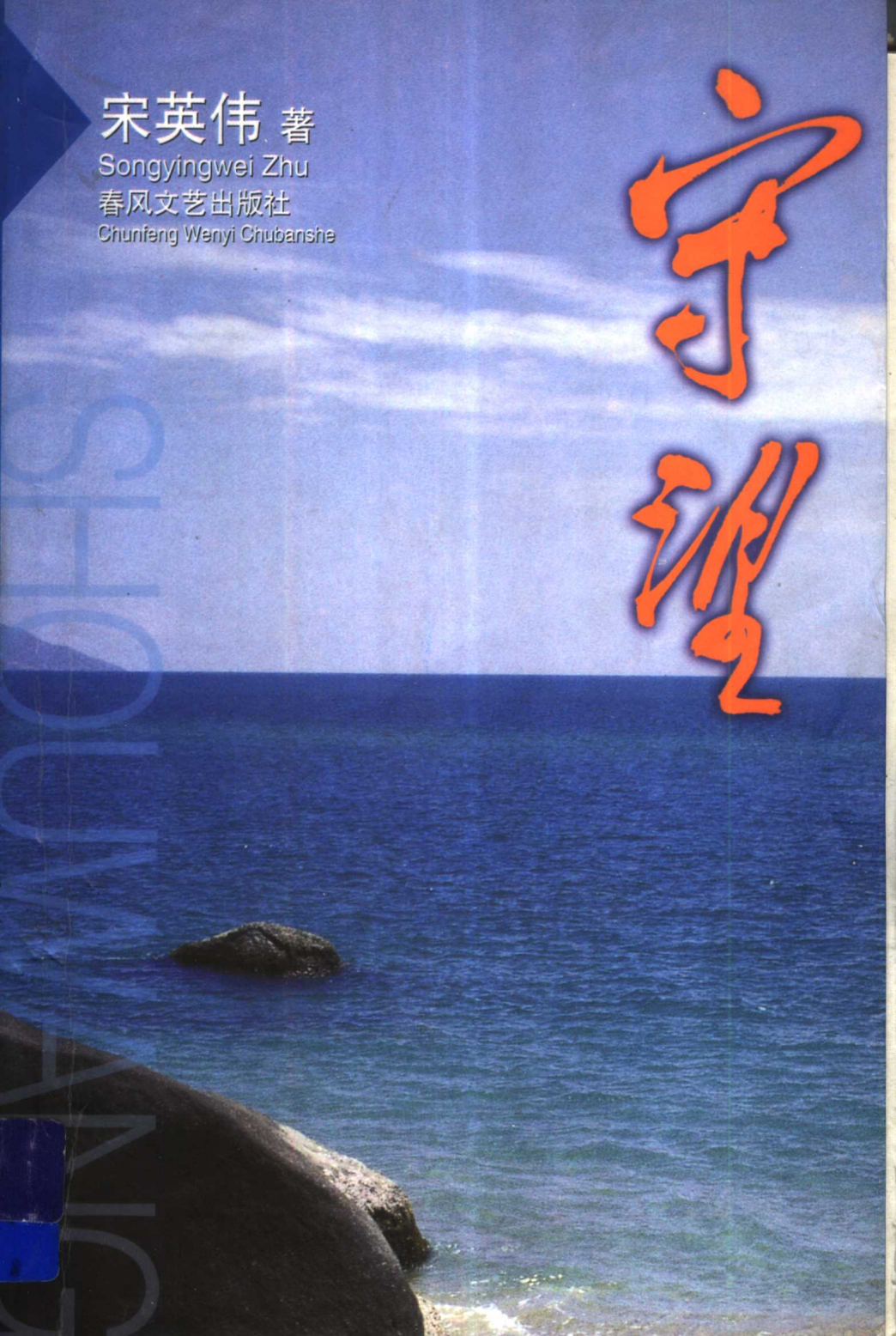
宋英伟 著
Songyingwei Zhu
春风文艺出版社
Chunfeng Wenyi Chubanshe

守望



守卫

宋英伟 著
Songyingwei Zhu

春风文艺出版社
Chunfeng Wenyi Chubanshe

© 宋英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守望/宋英伟著．—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5
ISBN 7-5313-2570-5

Ⅰ．守… Ⅱ．宋… Ⅲ．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Ⅳ．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9676 号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110003
联系电话：024-23284285 23284029
购书热线：024-23284402 23284401
E-mail:chunfeng@vip.163.com

丹东市委机关印刷厂印刷

幅面尺寸：203mm×140mm	印张：12.875
字数：276 千字	印数：1-3000 册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韩忠良 张玉虹	责任校对：张 华
封面设计：冯少玲	版式设计：马寄萍

定价：22.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引　子

秋高气爽，云淡风清，稻田里稻穗低垂，金浪滚滚，原野上万紫千红，果实累累。正值金秋时节，一派丰收景象。

桂花飘香的一个星期天。

清晨，霞光万道，万里无云，一轮灿烂的朝阳从东方冉冉升起，万缕金光射向大地，给山川、田野披上了一件金闪闪的外衣。

昌前瞻庭院里的各种花卉果木在艳阳的映照下，显得格外的娇媚、艳丽，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宽阔的庭院，香气四溢，更显得安详、宁静和温馨。

昌前瞻从堂屋里走出来，站在台阶上望了望绚丽的天空，伸展了一下双臂，做了一个深呼吸，然后走到庭院的甬道上打了一套太极拳，活动了一下筋骨。他扫视了一下甬道两侧花园里栽种的牡丹、海棠、杜鹃、芙蓉、月季、菊花、夜来香和晚香玉；到走廊上逐一查看了摆在栏台上的盆栽兰花、君子兰、百合、文竹；举目看了看满架子已经熟透的紫红色玫瑰香葡萄和房前那株飘香的桂花树；缓缓地走到窗前那株腊梅树下。腊梅虽未到开花的季节，可他仍情有独钟。他手扶树干，若有所思，停留片刻，就把眼光投到大门两侧

依墙栽种的翠竹上。微风徐徐吹来，浓郁的花香扑鼻，他感到十分的舒畅、惬意、心旷神怡。

他拿起喷壶依次给花木浇水，给盆栽的花施肥。在葡萄架下小桌旁的凳子上坐下来，悠闲地吸着烟，饶有兴致地欣赏他亲手栽种的花果树木。在满园的各种花木中，他妻子喜欢那些千姿百态、千娇百媚的牡丹、芙蓉；而他喜欢那些高雅、清淡、素洁、幽香的兰花、腊梅、翠竹。他曾戏谑地对妻子说："看来咱们俩的品位不一样啊！"妻子也调侃地说："咱们俩是不一样，你高雅，我庸俗，行了吧！可你别忘了，牡丹是花中之王呀，自古以来天下人都把她当成喜庆、吉祥的象征，不少文人墨客还吟诗做赋赞美她，你总不会说：你和天下所有的人品位都不一样吧！"

他看着想着，想着看着，不觉一笑，心想："我这庭院虽小，'岁寒三友'松、竹、梅虽缺'松'，但'四君子'梅、兰、竹、菊可都到齐了，可以坐在一起品茶吟诗了。不觉心中涌起了诗兴。

正当他乘兴酝酿诗句时，传来了一阵敲门声，他走过去打开大门，问："谁呀？""送信的。"接过邮递员送来的报纸和一封信，一边往回走，一边看那封信。突然信封上"台湾"两个字跳进他的眼帘，使他一震，"台湾？""会是他？！"他急速地拆开信封快步走到葡萄架下，抽出信纸，急不可待地先看落款的署名，当见到落款上的名字时，不禁欣喜若狂地叫了起来："是他！是他！终于等到他的消息了！！"他激动万分，捧着信纸的双手也瑟瑟地发抖。

信写得很简单，除了思念和问候外，特意抄写了陆游的两首诗：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
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老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

他反复读了几遍，不由自主地喃喃自语："唉！他还是那样，一点也没变，只是流落异乡，壮志未酬，心情沉重，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孤寂、伤感，甚至悲怆、惆怅的心境。唉！几十年了，他的心太苦了！"

他的声音，惊动了他的妻子张玉珍。她正在房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广播，听到外面的惊叫声，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刚走出堂屋门，就见昌前瞻独自坐在葡萄架下，手里捧着一封信，流着泪呆呆地自言自语，感到十分诧异。便问道："是谁来的信？"昌前瞻听见妻子发问，忙向她招手："你快来看，是他，是他来的信。""他？他是谁？"张玉珍狐疑地向丈夫走去，昌前瞻拉她坐在桌旁，"你快看，你快看。"张玉珍接过信，也惊喜地叫了起来："真是他的来信，总算盼来他的消息了！"她也十分激动，眼里闪动着泪花。

他们俩完全沉浸在惊喜之中，昌前瞻一字一句地说道："三十七年啦！三十七年啦！"遥远的往事又浮现在眼前，他仿佛又置身在那个大动荡的年月，耳边响起了慷慨激昂的救亡歌声，他不由自主地轻轻唱起了《奋起歌》。张玉珍在他的感染下，也和他一起唱了起来。

守 望

歌声中：他仿佛看见一个英姿勃勃的少年在向他招手。她仿佛看见两个气宇轩昂的青年在挽着手臂向学校走去。他们仿佛看到由一群风华正茂的热血青少年组成的游行队伍，高举着标语牌，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走出校门，向县城的大街走去。这首歌谣，把他们带回到那个充满血、泪、仇的岁月；这支歌曲，把他们带回到那个惊心动魄的年代。

这首歌谣的作者，就是今天从台湾寄信来的写信人，昌前瞻的患难之交，生死与共的同窗好友——顾炎黄。

一

江淮平原上有一座古城，可南下长江，北上淮河，西进大别山，东去巢湖，离著名旅游胜地黄山和四大佛教之一的华山不远，是省会至长江北岸江防要塞安庆的必由之路。

这座城叫“龙城”，西汉初设县，清康熙年间建城。城楼飞檐翘角，威武雄壮，城墙高大宽厚，坚实雄伟。当地人说：“过了龙城不进城”，意思是说城建得很壮观，看了龙城的宏伟建筑，其他县城全都不在话下了。

龙城地处皖中，是一座文化名城。文化古迹、名胜很多，城内有气势恢宏的文庙，富丽堂皇的宰相府；城外有龙眠山、燕嬉湖、披雪瀑等著名的“龙城八景”，素有“文都”之美称。

古城依山傍水而立，城北郊是一座山，拔地而起，叫龙眠山。似一条飞来的巨龙，俯卧在平原上，这座县城也因此取名叫龙城。

龙眠山景色千变万化，朝夕各异，时而安详，时而活跃，时而壮观，时而靓丽，风和日丽时，他像一条青龙闭眼小憩；朝霞辉映时，他像一条彩龙得意地展现自己美丽的身躯。攀上龙眠山，伫立龙头，放眼四望，江淮平原秀丽的景

色尽收眼底。

龙城地区水源充沛，湖泊环绕，河流纵横，城南郊有一条大河缓缓流过，这条河叫燕溪河，又名雁嬉河，源自大别山区。本是一条小溪，出大别山以后，沿途与数条溪流汇聚，到离县城西北二十余里的燕子山时，已形成一条小河，向东南流去。到燕溪镇河床逐渐变宽，到城南时已经是一条河宽水深的大河了。再往南注入雁嬉湖，经桐阳河流入长江。这也是燕溪河有两个名称的由来。

燕溪河河水清澈，碧波荡漾，熠熠闪光，沿岸龙骨水车、竹筒滚车一齐转动，清亮的河水顺着水槽浇灌田地。河边村姑洗衣，河中野鸭戏水，水上舟船穿梭，帆樯移动，船篙点水，鱼跃网飞；满载山区平原大米、稻谷、农副产品、土特产的大木船，长长的竹排顺流而下；运送苏杭、芜湖各地的食盐、布疋及日用品的船只逆流而上。碧波中时时响起高亢的船夫号子声。这风光，是一首优美的山水田园诗。

码头上人声嘈杂，人头攒动，来回奔跑，忙忙碌碌，肩挑背扛，装船卸车，这一派繁荣景象，是一幅动人的“金龙腾飞图”。

自古以来，龙城就是皖东一个物资集散地，一个商埠码头。

昌前瞻和他的好友顾炎黄，每次在龙眠山上登高远望，都会忍不住你吟我诵，共同吟诵出激情洋溢、豪情满怀的诗句：

碧波荡漾水绵长，阳光明媚百花香。
沃野千里金浪翻，燕溪两岸好风光。

金龙盘卧江淮上，昂首挺立迎朝阳。
腾云驾雾升空起，神州大地披彩装。

顾炎黄将这两首诗引进了作文，国文老师徐海风阅后批道："少年志大，必有作为。"

顾炎黄长得英俊，五官端正，眉清目秀，唇红齿白，脸庞白净，两眼闪动着聪慧和机敏。薄薄的嘴唇，身材修长，气质文雅，显得很有教养，全身透着一股灵气。

昌前瞻长得英武，浓眉大眼，气宇轩昂，皮肤黝黑，略厚的嘴唇透着刚毅，气质纯朴，体格健壮，全身散发着一股英气。

这对好友的家，都在燕溪镇附近。顾炎黄家在燕溪镇西北方的燕子山，昌前瞻家在燕溪镇西南方的豹子崖。二人同在燕溪镇上完小学，双双考上县中学，在老师同学们的眼中常视为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昌前瞻思想敏锐，喜好文学、历史，还喜欢体育，是全校长跑冠军；顾炎黄思维敏捷，多才多艺，吹拉弹唱样样都行。字写得好，更刻得一手好钢板，印出来比教导处发的油印讲义还要好。

昌前瞻性格刚强、正直、仗义、勇敢、乐于助人。顾炎黄感情丰富，对人热情、温和、文雅、仁义。多年的童年伙伴、同窗友谊、共同的兴趣爱好、远大的抱负理想，使这对性格差异较大的同学成为好友、知己。

龙城中学是全省有名的学校，设备一流，环境优美，校园内柳丝轻拂，鸟语花香，教室里宽敞明亮，书声朗朗。三十多年来培养了不少品学兼优的一流人才。

“七七”事变以来，师生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民主空气越来越浓厚，学生们自发地组织文学、戏剧、歌咏等社团，出墙报、办刊物、搞演出、教唱歌、讲演来揭露日寇的滔天罪行，宣传抗日。在众多社团中，以“怒吼”弦歌乐社、“狂飙”文学社、“热血”戏剧社最活跃。弦歌乐社人最多、声势大，很多教师也参加了，是一个全校性的社团组织，领头的是一位音乐老师。

这所学校之所以办得如此出色，是因为有一位具有爱国民主思想、学识渊博、品格高尚、德高望重、开明的教育家史义仁校长。

史校长有强烈的爱国思想，早年在日本留学时就曾追随过孙中山先生，他对孙中山先生非常崇敬，以实现总理遗嘱为己任。他很注重对学生“德、智、体”三位一体的培养，注重对学生智力的全面开发，更注重对学生爱国思想和道德品质的教育。所以他把“公”、“能”二字作为龙城中学的校训，提倡学生开展各种课外活动，鼓励教师担任学生社团的指导老师，对抗日活动更是大力支持。

在这种校风的熏陶下，昌前瞻和顾炎黄的思想起了很大的变化，他俩发起组织了一个文学社团，除出壁报外，还创办了一个油印文学刊物《狂飙》。《狂飙》办得有声有色，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有散文、诗歌、小说、故事、杂文、图画，图文并茂，很受全校师生的欢迎，尤其对顾炎黄那一手钢板字，更是赞不绝口。

一九四一年下半年开始，日寇不断派飞机到龙城来狂轰滥炸，炸毁了靠近学校的圣庙、诸多商店与市民住宅，炸死炸伤了许多市民。学校已无法正常上课，只好决定：黎明起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即到北郊的龙眠山上的山林里去上课，黄昏时回校住宿。

第二年开学不久，安徽省国民党主席李品仙亲临龙城，在县中学大操场召集全地区中学生训示。大讲特讲了一番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之后叫嚣：“‘奸党匪军’反对蒋委员长、反对国民政府，蛊惑民众，煽动民心，扰乱治安，危害社会，这才是当今之心腹大患，不安内何以攘外？不消灭奸党匪军将国无宁日，还谈什么抗战？这才是当务之急……你们这里奸党匪军活动猖獗，已经活动到各个学校里来了。煽动教师、学生闹事，老师不好好教书，学生不用心上课，搞什么抗日救亡运动，简直是胡闹！不务正业！你们懂得什么？国家大事自有政府来管，你们操什么心、捣什么乱？你们只要用心教书、读书就行了，不要受奸党的蛊惑，不要被奸党利用，不要误入歧途，谁要跟着奸党匪军闹事、捣乱，严惩不贷……”

训示时，如临大敌，戒备森严，令学生站在那里，每人前后左右各空一格，不准声张，不准乱动，士兵们头戴钢盔，荷枪实弹，将操场层层包围，惟恐学生闹事生非。训示完毕，李品仙在军警前呼后拥严密的保护下，坐着小车一溜烟地溜走后，才准许各校将学生带回。

学生们听了李品仙的训示，印象最深的就是“安内”，是要消灭和肃清所谓“奸党匪军”，并不是要“攘外”、“抗日”。围绕这个问题，师生们在想，在问：“国家命运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究竟是先“安内”，还是应“攘外”？日寇侵略中国，经常派飞机轰炸、扫射、进犯，难道是“奸党匪军”造成的吗？

顾炎黄和昌前瞻二人听了李品仙的训示之后，他们商

定：《狂飙》出一期专刊，揭露“攘外必先安内”方针的阴谋。放学后，昌前瞻到教室写完稿，准备去见一个人。

当晚，昌前瞻带着他写好的稿子，独自来到教师单身宿舍，敲开了历史老师张涛的房门，张涛也是他们“狂飙”文学社的指导老师，开门的是他同班的女同学张玉珍，张玉珍见是昌前瞻就说：“进来吧！”昌前瞻说：“你也在这儿，什么时候来的？”张玉珍答：“刚来不一会儿。”她扭头对屋里说：“二叔，昌前瞻来了。”昌前瞻进屋恭敬地叫了一声“张老师”，坐在书桌前的张涛向他点了点头，温和地说：“来，坐下吧！”昌前瞻在靠近书桌的床边坐下。

张涛约二十六七岁，儒雅潇洒，气宇轩昂。一双大眼炯炯有神，很有穿透力，眉眼间有一股英气，神志沉稳，气度不凡。给人感觉：他虽然年轻，但阅历很深；虽儒雅但精明，很有洞察力和判断力；虽有点威严，但温和、热情，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样来对待，学生们都很尊敬他，也很喜欢他。

昌前瞻把出专刊的事向他说了一遍，张涛听后说道：“玉珍已经告诉我了，你们这个做法很好，我打算发动全校各个社团都出一期专刊来辩论，揭露‘攘外必先安内’这一阴谋，我还准备找校长建议在全校搞一个演唱会来控诉日寇的罪行。”昌前瞻听了十分兴奋，连说：“太好了，太好了。”接着他又告诉昌前瞻和张玉珍专刊应该怎么办，应该写些什么内容的文章。他看了昌前瞻的文章后说：“还可以，有的地方还需要改一改，要强调‘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的道理。”昌前瞻说：“那就请老师给改一改吧！”张涛稍一沉吟说：“好吧，我今晚就改，你明天上午来拿。文章的标题改

成‘安内乎？攘外乎？’你看怎么样？”昌前瞻忙说：“行，行。”

从张涛房里出来，昌前瞻对张玉珍说：“太晚了，我送你回宿舍吧。”张玉珍轻轻点了点头。

张玉珍是昌前瞻的同班同学，也是“狂飙”文学社的成员之一，出身书香门第，和昌前瞻从小同学、同班、同桌，学习上她常得到昌前瞻的指点和辅导。昌前瞻家境比较贫寒，张玉珍常送他一些学习用品。上小学时，遇有男生欺侮她，昌前瞻常帮她解围；还时常护送她回家。昌家在豹子崖，回家要路过梨花湾张玉珍的家，他们同路，每次他都站在她家门前的银杏树下，见她进了门，他才转身离去。

在张玉珍的眼里，昌前瞻不仅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更是一个英雄。至于到底什么是英雄，她自己也说不清，她认为昌前瞻那样的人就是英雄，能打抱不平。因此，从小在她心中对昌前瞻就有一种特别的信赖，和他在一起有一种安全感。昌前瞻知道的事情很多，常给她讲一些农家的趣事，她听了觉得很新鲜，也很开心。张玉珍特别怕蛇，昌前瞻有时调皮，走着走着突然说：“有蛇，一条大蛇。”吓得她尖叫着跳起来，躲到昌前瞻身后，发现受骗后，就追着打他，直到昌前瞻讨饶才作罢。虽然受惊，但她并不生气，她很喜欢听他那浑厚的嗓音。总盼着放学后他能送她回家，有时她从学校先出来，也会放慢脚步，等他同行。和昌前瞻在一起，心中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兴奋和满足感，还有一丝甜蜜。但这种微妙的心理是什么，她自己也说不清。进了中学后，男女合班，他们俩又分到了一个班，同在学校住宿，周末归家又同来同往，交往就更多了，县中学进步开明的大环

境，使他们又能在一起参加各种活动，接触就更频繁了。随着年龄的增长，青春的萌动，两人的感情就非比一般了。她欣赏昌前瞻的才华，佩服他的勇敢，赞赏他的人品。小学时期心中那个模糊的英雄形象逐渐地清晰起来，那莫名的情愫也逐渐地明朗，她惊异地发现自己少女的心扉早已为他敞开，昌前瞻已走进了她那神秘的少女的心田……

此时，他俩漫步在通往女生宿舍的林阴道上，优美的校园非常宁静，只有夏虫轻轻的低吟，皓月当空，满天繁星，树影婆娑，花香迷人，晚风轻拂，月光疏影，夜色温柔，甜蜜、温馨！

他们俩的身子靠得很近，能听到彼此的心跳声。张玉珍很害羞，只顾低头走路，不言不语。昌前瞻闻到了从她身上发出的少女的幽香，他忍不住偷偷地窥视她秀丽的脸庞。

张玉珍长得端庄秀丽，体态丰盈，水汪汪的一双杏眼似一潭碧水，清澈明亮，脉脉含情。一头齐耳短发，一身学生装束，清清爽爽，生气勃勃，全身洋溢着少女的清纯之美，充满了青春韶华迷人的魅力。他看得入了神，不知不觉地停下了脚步，张玉珍好似觉察到了什么，不由自主地抬起头，当他俩的眼光接触的一刹那，昌前瞻不知从哪儿来的勇气，抓住她的手，紧紧地握在手心里，他由于太激动，身子在瑟瑟地发抖。他这突发的举动，开始使她有些不知所措，惊愕地看着他，很快从他那充满了深情的眼神中看懂了他的心意，她的心怦怦地狂跳，似有一头小鹿在心中撞击，而又充满甜蜜和幸福，任由他牵着手缓缓而行。他们不说话，不出声，沉浸在幸福的爱河里……

当他送她走进女生宿舍的大门时，夜已经很深了。

顾炎黄的父亲经商，做粮食生意，在燕溪镇开米行，后来买卖做大了，就在县城开了一家更大的米行，他们家也就从燕子山搬到县城里来了，所以顾炎黄没有住校，而是走读。

星期日上午，顾炎黄吃完早饭，就往学校去印《狂飙》专刊。走出巷子不远，看见一堆人在一家商店门口围观。围观的人群中有的人在叹息，有的人在摇头，脸上流露出同情和怜悯，善良的老婆婆还在用衣袖擦眼泪，顾炎黄近前一看只见一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老人，紧闭双眼，躺在屋檐下。这个老人面黄饥瘦，眼窝塌陷，脸色煞白，毫无血色，露在衣服外面的手和脚只剩下皮包骨头，已经病得奄奄一息，老人身边跪着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也是面黄饥瘦，蓬头垢面，衣衫褴褛，那双充满了惊吓、恐惧、悲痛和忧伤的眼睛，使人见了心酸。小孩泪流满面，摇晃着老人的身躯大声呼喊："爷爷，爷爷，你怎么啦？爷爷，爷爷，你快醒醒吧！"老人才吃力地睁开眼睛，很快他又闭上了眼帘。小女孩突然转过身，"通"的一声跪在人前，"爷爷，奶奶，大爷，大娘们，你们行行好吧，快救救我爷爷吧！"她一边哭着，一边求救，眼里充满了无助和乞求，人群中有人问："你们是从哪儿来的？""你爹，你娘呢？"小女孩说："我们是从东北来的，家被日本鬼子烧了，我爹和我奶奶被日本兵杀了，我们逃难逃到黄河边时，遇到鬼子飞机轰炸，我娘和我弟弟跑散了，不知他们现在逃到哪儿去了，也不知他们是死是活。现在就只有我和爷爷两个人了，我爷爷又病得快不行了。大爷大娘们，爷爷奶奶们，快救救我爷爷吧！我只有

这一个亲人了，我不能没有爷爷呀！”说着她放声大哭起来，眼泪湿透了衣襟……

这悲惨的一幕，使在场的不少人都流下了眼泪，一位妇女走上前拉住小女孩的手流着泪说：“闺女，快起来，别哭了，你自己要紧，不要哭坏了身子。”

顾炎黄的心受到了强烈的震撼，一个声音在心中高喊：“太惨了，日本鬼子太猖狂、太残忍、太可恨了，一定要向日本强盗讨还血债！这一家人的遭遇真是惨不忍睹，这个小女孩太可怜了，一定要把她爷爷救活。”他走到小女孩身边，把她拉起来：“小妹妹，快起来，别着急，我们大家一起来想办法救你爷爷。”他转身向围观的人群大声地说道：“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都看到了，这一家人被日本鬼子害得太惨了，这位老爷爷和这位小妹妹是我们的同胞、亲人。她爷爷病成这个样子，我们应该帮她一把，大家捐点钱，赶快把她爷爷送到医院去抢救……”说着，他把自己口袋里的钱全部掏出来交到小女孩的手上，然后摘下头上的帽子，双手捧着向人群走去，大伙儿纷纷掏出钱来扔到顾炎黄的帽子里。这时，一位白胡子老者，分开人群挤进来，直接走到病人身边，蹲下身来，右手伸出两个手指按着病人手腕上的脉搏，神情凝重，人们都屏声静气地看着他。稍顷，老者皱起了双眉，无奈而又怜悯地摇了摇头，叹了口气，缓缓放下病人的手，还给他整理了一下衣襟。然后对众人说：“不行了，大家凑点钱给他，买副棺材吧！”说着，把身上的钱全掏出来，放到顾炎黄的帽子里，又回头看了死去的老人一眼，重重地叹了一口气，才转身离去。听到老者的话，小女孩“哇”地一声号啕痛哭，“爷爷，爷爷，我可怜的爷爷啊，您不能死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